

楔子

一個身穿骯髒老舊衣服的男孩，蜷身坐在天橋的階梯邊，年紀約莫十一、二歲，他身前放了個陳舊不銹鋼碗，碗裡有幾枚路人憐憫施捨的十元、五元硬幣。

男孩臉上髒兮兮，沾著或深或淺的油垢與汙泥，像是十幾天沒洗過澡了，他身上破舊的衣服有幾處亂七八糟的顯眼補丁。

這樣一個孩子，在人來人往的城市街道邊乞討，特別醒目，有幾個好心的路人，從錢包裡掏出百元、五百元紙鈔放入鋼碗中。

昨晚氣象台預報今天是這波冷氣團的高峰期，淡水最低溫只有 9.8 度，被烏雲籠罩的陰沉天空，開始落下雨絲，男孩身上的衣物相形單薄，他在綿綿細雨中忍不住瑟縮發抖。

一個身形枯瘦、駝著背的老人家，牽著年約六歲大的小女童，兩人共撐一把黑色的傘，緩步往天橋的方向走。

小女孩在細雨下一蹦一跳地移動，她臉上掛著淺淺笑容，嘴裡哼著與她年齡並不相符的英文老歌——

I know I need to be in love

I know I've wasted too much time

I know I ask perfection of a quite imperfect world

And fool enough to think that's what I'll find

那是木匠兄妹的歌。

始終低頭的男孩聽見歌聲，神情略顯驚訝抬起頭，小女孩歌聲稚嫩，然而英文發音卻十分標準，歌詞唱得絲毫無錯。

小女孩唱了一段後，牽著她的老人家用台語問：「阿妹啊，妳是在唱什麼？」

小女生仰頭，用台語回答，「我在唱英文歌啊！阿公，我想要去讀書。」

老人家原往前走的腳步，聽到小女生的話後，停了下來。

他低頭摸摸小女生瘦小的臉，無奈又疼惜地用台語說：「妳再等一陣子！阿公會幫妳想辦法。」

小女生臉上充滿了信任，開心的對老人家點點頭，一邊摸摸口袋的兩枚黃金糖，糖果是今天她跟阿公到店家收紙箱時，店員姊姊給她的。

她心情特別好，因為快要過年了，她可以看到好久沒見到的爸爸。

她小小的手在口袋裡不停把玩那兩個黃金糖，非常寶貝，同時乖順跟著阿公往前走，本來要上天橋，這時看見坐在路邊的男孩。

小女生停下腳步，老人家因為她不繼續往前走也停下來。

她低頭看老舊鋼碗裡面有一張百元、一張五百元紙鈔，還有一些銅板，她拿出口袋兩枚黃金糖，留戀地望著糖果猶豫片刻……

坐在地上的男孩，抬頭看停在他面前的小女孩，她有張清秀臉龐、一雙大又明亮的眼睛，睫毛長長像兩把小扇子。

小女生眨著無辜清澈大眼睛，遲疑一下後，蹲了下來，清脆開口，「哥哥，你要不要吃糖果？我沒有錢可以分你，可是我有兩顆糖果，可以分你一顆。你肚子一

定很餓，對不對？」

男孩沒有說話，怔望小女孩手上的兩顆黃金糖，不知在想些什麼。

小女生得不到男孩回應，便自動自發將手心一顆糖果放進鋼碗裡，微笑說：「我把糖果放在碗裡，你想吃的時候再吃。我還要跟阿公去收紙箱，再見囉！快要過年了，哥哥要開心拿好心人的錢去吃飽飽、穿暖暖喔。」

小女生站起來，向他揮了揮手，再度拉上老人家的手，一老一小緩緩走上天橋階梯，越走越遠。

直到再也看不見他們的身影，男孩拿起碗裡那顆黃金糖，慎重地將糖果放進口袋。沒多久，一輛黑色賓士房車急煞停在人行道旁，一名年約五十的男人從副駕駛座下車，拿了一把傘，三兩步飛快走到男孩面前。

他打開傘，在男孩面前蹲下來，好聲好氣的說：「少爺，這種天氣你穿這麼少又淋雨，會感冒的。我到處找你，快跟我回家吧。」

男孩的目光停留在一老一小離開的方向，停頓半晌，才站起來拍拍陳舊衣服上的灰塵，接著彎身拿起老舊鋼碗，沉默走往下個路口轉角的便利超商。

來尋男孩的男人，幫忙撐傘，安靜跟著男孩一同進了便利超商。

超商櫃台邊置放了一個為偏鄉孩子餐費、學費募款的捐獻箱，男孩將鋼碗裡的百元、五百元鈔以及零錢全數投入捐獻箱中。

剛才給他一顆黃金糖的小女孩那稚嫩的聲音在他耳邊輕輕地響起——

「阿公我想要去讀書。」

男孩怔望捐獻箱，衷心祈願願所有挨餓的孩子有飽飯可吃、所有貧困的孩子能順利就學。

他轉身問一旁站著的男人，「你身上有多少錢？」

男人從長褲拿出皮夾，數出三張千元鈔、兩張百元鈔，遞給男孩。

他接過那些錢，轉手全部投進捐獻箱，然後走出便利商店。

男孩對跟在身邊的中年男人說：「回家我會把錢還你。」

中年男人笑了笑，問：「少爺，晚上想吃什麼？我先打電話讓陳媽準備。」

「都好，陳媽準備什麼，我吃什麼。」

剛才載中年男人的黑色賓士房車司機已將車開過來，在便利商店門外等候，兩人一前一後坐上車。

回家路上男孩沉默不發一語，掏出被他放入口袋的黃金糖，攔在掌心，那顆黃金糖無聲昭示著小女孩純粹的良善，那份良善深深撼動他，不斷在他心裡縈繞迴盪……

小女生沒有錢，身上大概僅有兩顆糖果，卻分了他一顆。

他想，這輩子他都忘不了小女孩給他這顆小小黃金糖的畫面。

第一章

楚可人一雙眼睛大而明亮，神情專注，穩握手術刀，才從容不迫剖開傷患腹腔，嘴上便不雅地大聲咒罵——

「靠！」

一旁支援的三位護理師們，先是彼此輪流相望，接著口罩底下的嘴角不約而同上揚，她們已經習慣楚醫師最近的新習慣，在手術台邊愛用國罵。

粗鄙不堪的國罵，從美貌豔過花的女人嘴裡吐出來，實在是很大的反差，不過這個簡短的「靠」字，算是楚醫師近來愛用的各樣國罵中最为含蓄的了。

上上個月底，楚醫師替一名傷重患者開刀，手術過程楚醫師將所有不雅國罵，或大聲或小聲地輪著用過一回。

那一次，手術長達四個多小時，楚醫師在下第一刀後，便沒完沒了地吐出國罵。從中文基本款「靠」、「操」、「他媽的」、「幹」……全罵過一輪後，再轉用英文咒罵，最後是中英文夾雜，還問候了不知是誰的祖宗十八代。

那是大家第一次見識到，向來走美豔冰山路線的楚醫師，最草根又最火爆的一面。從那回後，只要是楚醫師主刀，加上手術台的是車禍傷患，楚醫師便會不斷吐出國罵，這個異常的現象，至今已持續超過一個半月，跟刀的護理師們從第一回的驚異無比，到如今平靜無波，甚至覺得變得非常愛用國罵的楚醫師，有令人發噱的反差萌。

連一旁追求楚可人多年未果的麻醉醫師蘇晨樺，也已見怪不怪，如今還能對著異常愛用國罵的心上人傻笑。猶記得第一次聽見楚醫師用好聽的聲音吐出國罵，他可是驚愕得瞬間張大了嘴，差點下巴脫臼。

專注為病患手術的楚醫師絲毫感受不到旁人的笑意，她將戴著手套的手，伸入患者腹腔，感受到有東西分明被抓住，卻還在指掌間掙扎，暗想：不怕死的傢伙！敢在我的地盤作亂，根本找死，哼哼。

她雙眼閉上一瞬，感覺稀薄能量傳送出去，下一秒掙扎的傢伙立即灰飛煙滅。

楚可人睜開眼，舒暢淺笑，可惜口罩覆蓋住她大半張臉，旁人無緣窺得那朵幾乎稱得上傾城的美麗笑花。

她繼續手術，飛快修補受損臟器，縫合出血點，最後將腹腔縫合好，整個過程毫無滯礙，簡直行雲流水般順暢。

她額頭上有細微的汗冒出來，心情卻明顯舒緩輕鬆，傷患救回來了。

手術台上的傷者才十六歲，一早騎腳踏車上學，卻被闖紅燈的機車騎士撞飛，聽說他整個人飛起來，腹部重摔在路旁變電箱上，頭部奇蹟似沒有受到任何撞擊，只是到院前，少年因內出血一度休克，情況緊急。

才十六歲的大孩子，人生正要開始，她慶幸沒在手術台上失去這條年輕的寶貴性命。

手術順利完成後，楚可人離開手術室，剝棄沾血手套，洗淨雙手後，她趕緊步出手術室隔離自動門，對在外頭焦急等待的夫妻說明一切順利。

一臉焦急的傷患母親紅著雙眼，不停彎身對楚可人說：「謝謝醫師、謝謝醫師……」對方說了許多次謝謝，楚可人不善於面對這樣的熱情感謝，她點點頭，回一句「不用客氣」，旋即離開手術室外的長廊。

轉出長廊不久，一名急診室剛結束值班的護理師，看見她神情極為興奮，往她湊過來，說：「楚醫師，妳聽說了嗎？急診室主任派妳出馬耶！」

護理師汪潔芸開心又興奮，但楚可人面色淡然，平靜回道：「出馬？出什麼馬？我家養不起馬，一匹馬都出不了。」

汪潔芸聽完後哈哈大笑。

聽幾個常跟楚醫師刀的護理師說，楚醫師最近老在手術室裡使用國罵，她沒跟過楚醫師的刀，無法想像美豔動人的楚醫師，用那張漂亮的嘴飆國罵的樣子。

不過她打從心底覺得，自從半年前楚醫師出車禍後，她向來冷漠的性子，變得熱情了一點，有人氣多了。

半年前的楚醫師總是一板一眼，對任何事的回答都是短短的「是」、「不是」，或「好」、「不好」，異常簡潔有力，換言之無情冷漠，也不愛笑。

但現在的她臉上的笑容多了那麼一咪咪，也開始會講冷笑話，好比剛才……換做以前的楚醫師，頂多回一句「出什麼馬」，絕對不會有後來的「我家養不起馬，一匹馬都出不了」。

「楚醫師，妳最近很愛說笑喔？」

楚可人不以為然地掃了一眼汪潔芸，淡淡地回道：「我說的不是笑話，是事實。」

「好，是事實、是事實！」汪潔芸對美人沒轍，順著她的話應答，接著說：「急診室主任有個姪子是導演，專拍偶像劇，最近開拍一部新戲《二嫁千金逃婚記》，女主角是楊謹，男主角是于硯，妳猜男配角是誰？」

面對興奮的汪潔芸，楚可人皮笑肉不笑的問：「妹妹看姊姊我像有空追劇的樣子嗎？」

汪潔芸聽完又一陣哈哈大笑，用手肘頂了頂身旁的楚可人，裝模作樣的說：「姊姊真是說笑了，姊姊說話的語氣，像是追過十幾部宮廷劇的資深劇迷。」

楚可人略顯尷尬咳兩聲，真被汪潔芸說中了，她不愛看談情說愛的偶像劇，倒是守在電腦螢幕前追過幾部古裝宮廷劇，喜歡看主角、配角們勾心鬥角的精彩心計。

「別鬧了，想說八卦快說，我趕時間吃飯，半小時後還有門診。」

汪潔芸理解地點點頭，她明白醫師難為，尤其是年輕醫師想在這行站穩腳步，常常是忙得睡不飽、吃得少，於是她趕緊說：「男配角是我老公啊！」

楚可人差點翻白眼，她故意重重嘆口氣，問：「妳結婚怎麼沒發帖子？我不知道妳已經有老公了！」

「欸！楚醫師別說冷笑話，妳知道我說的不是現實生活的真老公。」

「好吧，我懂了，妳心愛的螢幕老公要演男配角，妳特別興奮，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分享妳的快樂。謝謝妳的分享，我很替妳跟妳老公感到高興。」說完，楚可人與汪潔芸已走到通往地下室的階梯出入口。

楚可人快步往地下室走，汪潔芸壓根來不及把話說完，望著她疾步往地下室的背影，汪潔芸嘀咕道：「我話還沒說完啊……主任選妳客串，跟我老公演一場戲。

真是的！不聽人家把話說完。」

她跺腳後轉身離開，嘴巴依然唸唸有詞，「好羨慕楚醫師喔，要是我能跟章漢翔演那幕戲，有多好啊。真希望我是楚醫師，早知道小時候就認真點用功讀書，當個美女醫師，就有機會被主任點名客串，好可惜啊。」

偌大醫院裡，病患與家屬來來往往穿梭，轉瞬吞沒汪潔芸的細碎聲音。

陳祺炎出身醫師世家，家族成員幾乎十個有九個是醫師，他的叔叔、伯伯們、他父親兄長全是醫師，他是家族中的唯一意外，不過他算幸運，儘管是家族中唯一不乖順的黑羊，整個家族卻十分接納他這頭黑羊。

陳祺炎在演藝圈裡是出了名的求好心切與吹毛求疵的偶像劇導演，這次的新戲《二嫁千金逃婚記》有幕以醫院為背景的戲，並不重要也不是整齣戲的主線，大可以單拍醫院背景簡單帶過，但他卻堅持在醫院裡取景，實打實地仔細拍攝。他叔叔恰好是醫院急診室主任，透過叔叔居中斡旋後，院方欣然同意他拍戲。這場戲的情節是癡心男配在路上撞見逃婚女主角發生車禍，他一時心急飛車至最近的大醫院抓了一名醫師，奔回車禍現場救女主角。

飾演癡心男配的章漢翔在拍攝前兩日到醫院現場勘景，碰巧陳祺炎正好也來醫院。兩人相遇，聊了一會兒戲，章漢翔得知跟他演出的並不是臨演，而是醫院裡貨真價實的女醫師，這位女醫師還是導演的叔叔強力推薦，這年頭帥哥美女吃香，醫院高層有幾分藉著美女醫師替醫院打個無聲廣告的意思。

章漢翔蹙眉，尋思半晌後，對陳祺炎說：「我們能不能在楚醫師不知情的情況下拍攝？」

「不知情？這樣不太好吧？」陳祺炎遲疑，他今天來醫院，一來是拜訪叔叔，二來也是打算見見要客串出場的楚醫師。

「我們需要的是楚醫師一瞬間驚愕卻又願意配合救人的微妙神情，這樣的表情就算是表演科班出身的臨演，也很難一次成功演出，更何況楚醫師並非受過表演訓練的演員，若是因為神情僵硬一再重拍，恐怕也耽誤她寶貴時間。我們不妨先試試在楚醫師不知情的情況下拍攝，也許演出能一次到位，如果拍得不好我們再重拍。」章漢翔分析給陳祺炎聽。

陳祺炎認真想了想，覺得章漢翔說得有道理，決定採納他的建議。

章漢翔對戲劇演出要求很高，吹毛求疵的程度並不亞於他，他清楚章漢翔提出這建議是真心為戲好。

一會兒，陳祺炎領著章漢翔到叔叔的辦公室，大致談過兩天後的拍攝情況，仔細確認楚醫師出現的時間與位置。陳祺炎的叔叔保證拍攝開始前，會讓與楚醫師熟稔的護理師引導楚醫師準時出現在該出現的位置。

離開叔叔辦公室後，陳祺炎拍了拍章漢翔肩膀，笑著說：「我們先照你的意思拍，如果拍不順再重來。不過我想你說的沒錯，不知道的情況下，才能捕捉到最自然的神情。」

章漢翔笑笑地沒再多說什麼。

陳祺炎又說：「拍完這部戲，考不考慮轉拍大螢幕？」

「有空檔、有角色，我願意試試。」他一向如此，只要排得出時間接戲，什麼角色他都樂意嘗試。

「你的機運應該快來了，再等等，我想不用太久。」陳祺炎若有所思說。

章漢翔大概明白陳祺炎暗示的機運是什麼，卻只是但笑不語，一派寵辱不驚的淡然模樣。

章漢翔二十二歲進入演藝圈，因飾演一名富家子而竄紅。

當時那角色並沒有太多出場機會，台詞也不多，章漢翔卻極為鮮明地演活了無所事事又帶著幾分邪魅氣質的紈褲子弟，加之他極為出色的外表，讓章漢翔吸引了許多目光，之後不斷有戲約上門找他。

他從小臨演，四線、三線配角，一路到二線男配，人氣越來越高，才短短兩年時間，眼看就要大紅大紫，成為一線男星，可以獨當一面了，他偏偏得罪了演藝界大佬周通盛。

沒有人知道章漢翔是怎麼得罪了這位大佬，只知兩人在一場飯局結束後，這位大佬隔沒幾天就放話封殺章漢翔。

短短時間裡，那些原要找章漢翔擔任戲劇男主角的導演們，紛紛打了退堂鼓，章漢翔在這個圈子，有一兩年連配角戲約都沒有。

在演藝圈打滾的人都知道，大紅大紫的機會有多難得，錯過了機運，很難再有出頭機會，章漢翔被冰凍的期間，瞬息萬變的娛樂圈早不知翻了幾波新人上來，無論先前多紅，舊人總是很快被無情遺忘。

但也不知是章漢翔機運比別人強或他天生特別適合吃這行飯，近兩年沒演出機會的他終於接到一部新戲，演的是個龍套，同樣出場機會少，台詞也不多。

然而章漢翔憑著過人的演藝天分，硬是將一個不亮眼的小角色演得跟主角一樣光彩奪目，加上兩年前放話封殺章漢翔的大佬周通盛，也不見再有什麼動作，於是章漢翔又開始有戲約上門，不過多半是些三、四線配角。

說到底，章漢翔是個能曲能伸的真男人，他喜歡戲劇表演，渾身都是戲，表演慾旺盛，只要有戲約，無論什麼角色，他二話不說都接，半點不嫌棄。

隨著他露面表演機會多，粉絲人氣逐漸回籠，前兩年章漢翔接演了一部青春偶像劇，終於又重新擠上二線男配的位置，他將男配演得比男主角出色。

那角色深情、多金、俊帥，為了初戀無怨無悔守候付出，直到最後男配因患重病住院，離世前深情囑咐將眼角膜捐出，為讓因故失明的初戀女主角能重見光明。男配在病房離世那幕，創下該劇收視率最高點，播出那一集當晚，不知多少女孩在電視前為章漢翔流下傷心又感動的淚水，也將章漢翔的人氣帶上高峰。

那晚過後，擁戴他的粉絲暴增，從少女到老奶奶都有。

眼看章漢翔又有捲土重來的態勢，即將得回一線男星的榮耀之際，沉默的周通盛竟再次放話，誰讓章漢翔演男主角，就是跟他周通盛過不去。

沒人想與娛樂圈大佬周通盛正面對決，一些本已打算找章漢翔飾演男主的片約又消失無蹤。

不過章漢翔人氣實在高，幾個膽子較肥的重量級導演，仍是給章漢翔演出機會，儘管依然是二線男配的角色，章漢翔也不在意。

這下周通盛沒再放什麼消息出來，似乎是默許章漢翔演出二線男配，只要不是男

主角就成，因而導致了詭異的現象，章漢翔這兩三年，穩穩端坐二線男配位置，頂著超高人氣，卻怎麼也演不了男主角。

真要說，論外貌、身材，放眼目前的演藝圈，能勝過章漢翔的男星真沒有幾個，不少人私底下很為章漢翔惋惜，不知他是怎麼得罪了周通盛，讓原本可以一路順遂的星路困難重重。

話說回來，能把演藝圈大佬周通盛得罪了，卻還能存活下來的，也只有章漢翔這種人才了，好幾個跟章漢翔合作過的導演都盛讚，章漢翔是一個敬業合群又沒有任何明星架子的演員。

陳祺炎跟章漢翔合作過三部戲，他深知章漢翔是個天生適合當演員的人才，他渾身上下都是戲胞，演什麼像什麼，為了揣摩角色的心態，他會用盡一切辦法。章漢翔曾經接演一個流浪漢角色，陳祺炎聽說他為了揣摩流浪漢的心境，真在街上流浪幾天，睡公園、睡騎樓，身上不帶分文。

那角色其實在整齣劇裡出場鏡頭與台詞都少，章漢翔卻將那角色演得絲絲入扣。章漢翔是陳祺炎見過的眾多男星中，少有的敬業、脾氣好的，天生好條件又肯努力的人肯定會成功，陳祺炎看好章漢翔，他想，無須再等多久，章漢翔就能星運亨通，畢竟周通盛的時間，也所剩無多了。

「不用再熬多久，你快走好運了，加油。」陳祺炎拍拍章漢翔的肩。

章漢翔依舊只是淡淡地回陳祺炎一抹笑。

兩人又聊了幾句，便各自轉身離開醫院。

拜過目不忘的能耐與高智商所賜，楚可人十五歲跳級考取醫學系，二十二歲即取得醫師證照，又在短短三年時間通過外科專科醫師考試，成為外科最年輕的主治醫師。

旁人只看見楚可人碾壓各方群雄的超高智商，卻不知她成功靠的不僅是高智商，還有比別人更加堅韌的毅力。

外貌姣好、身材高挑，一七二公分修長身形，加上精緻美艷五官的楚可人，哪怕隨便穿扮也能吸引人們的目光。

二十五歲的楚可人有兩個小祕密，留了一頭過肩直長髮，慣常隨興紮成一束馬尾的她從不去美髮院，每當她的頭髮長過她能忍受的程度，她便率性紮成一束，拿來利剪一把，喀嚓一刀剪齊。

對她來說，這是對付頭髮最省時省力的方式，這習慣從小到現在十多年沒變過。美艷不可方物的楚可人如此草率處理她的頂上三千絲，是她的第一個祕密，另一個祕密是——她有臉盲症，所有人的五官對她來說，眼睛是眼睛、鼻子鼻子、耳朵是耳朵，組成的臉……就是張張一樣的臉。

別人的五官她能看得一清二楚，但當五官放在一塊兒，組成一張獨特的臉後，對有臉盲症的她來說，全是差不多的模樣。

她會有這種症狀，是因高中一場意外傷到腦部，造成顳葉受損。

常有人批評她自恃美麗聰明，待人冷漠高傲，事實是她無法在打招呼的一瞬間認出平日不常往來的人，無法確認與她擦身而過的人，究竟是不是認識的人？更別說那些只有幾面之緣的泛泛之交，她在分辨上更為難了。

最常出現的情況是，旁人在擦身而過的瞬間跟她打招呼，她卻實在想不起對方是誰，也就來不及擺出笑臉，而被對方認定她高傲冷漠。

日常裡比較常往來的同事朋友們，她可以藉著聲音、動作、穿著、個別細節的特殊性，記住對方，好比急診室主任有一對大而厚實的耳朵，很像總是呵呵笑的彌勒佛，只要看見那對特大號耳朵，她就能認出那是急診室主任陳德輝。

又好比汪潔芸喜歡用香奈兒五號香水，她的聲音清脆甜美，有一對特別明亮生動的眼睛，只要看著她的眼睛，她還沒說話，楚可人就能猜出她心情好壞。

再好比麻醉醫師蘇晨樺戴一副無框眼鏡，說話聲音低沉溫柔，用字遣詞有濃濃書卷味，人長得高，身形勁瘦，有一雙十指修長的手，以男人來說，那是雙骨節分明，十分漂亮的手……

除了臉之外，其實每個人身上有許多地方是獨一無二的，憑藉日常相處觀察到的其他細節，那些與她往來較為頻繁的人，她能夠分辨無礙。然而若僅是泛泛之交，單憑一張臉記得對方對她來說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楚可人今天值班急診，穿上醫師袍，掛上聽診器，她正準備搭電梯下樓到急診室，汪潔芸熟悉的香水味傳來，接著甜美的嗓音響起——

「楚醫師值班啊？」

「嗯。」

「楚醫師，我也要去急診室，我們別搭電梯，走樓梯又環保又能健身。」說完，她不由分說拉楚可人往樓梯走。

楚可人無奈被拉著走，心想，走樓梯確實環保又健身，便由著汪潔芸了。

從樓梯間轉進急診室，必定要經過醫院側門，才剛到一樓，汪潔芸大驚小怪地說：

「哎呀，糟糕！我手機忘在置物櫃裡了。楚醫師，妳先去急診吧。」說完，汪潔芸一溜煙地往樓上跑了。

楚可人莫可奈何搖搖頭，走出樓梯間，往急診方向去，才剛經過側門，玻璃門打開就有一個高大的人直直朝她衝來，一把緊緊抓住她的手，急迫地大聲喊道：「醫師！拜託妳跟我來，救救我的朋友！」

楚可人嚇了一跳，根本來不及做出任何反應，就被拉著往門外跑，等到回過神後，她當然可以掙脫，但聽見對方急切要救人，她沒多掙扎便決定跟著他跑。

跑沒幾步，她被塞進一輛跑車，拉著她的高大男人繞過車頭也坐上駕駛座，用力踩下油門，急速往前衝。

楚可人有絲茫然，側頭看見豆大的汗珠從男人的額頭滴下來，感覺男人似乎又急又慌，情況似乎非常緊急，不過……真要救人，不是該把需要被救的人送醫院嗎？她腦袋正亂七八糟地想，卻聽見一句突兀的聲音——

「卡，OK了。」

駕駛座上的男人，這才踩煞車緩緩往路邊停靠。

楚可人摸不著頭緒，滿臉問號。

駕駛座上的男人終於轉向她，嘴角揚起，臉上露出一朵大大的笑容，親切熱情地說：「楚醫師，妳好。很抱歉沒有事前通知妳，但我跟導演提議，讓妳在沒準備的狀況下演出，這一幕拍起來應該會最自然。」

接著，章漢翔對車內隱藏的攝影機問：「導演 OK 嗎？」

有聲音從某個角落傳來，「非常好，一次 OK，接著拍下個景。」

章漢翔指了後照鏡，又轉向楚可人說：「這裡有隱藏攝影機。」

他拍完這幕戲，心裡輕鬆下來，這回仔細看了楚可人的臉，想起了一件事，頓時欲言又止……

楚可人面無表情對上章漢翔的眼，總算明白剛才發生什麼事。

汪潔芸幾天前才說過，急診陳主任有個姪子是偶像劇導演，之後汪潔芸幾回纏著她，萬般羨慕地說：「楚醫師，妳運氣好好，可以跟我的螢幕老公章漢翔一起拍戲……」

在汪潔芸羨慕又忌妒的仔細說明下，她才總算知道急診室主任讓她客串一個角色，想來今晚就是拍那一場戲了。

楚可人看手錶，這個時間她應該已經在急診室值班，她微微皺了眉頭，問：「既然拍完戲了，我可以回急診室了吧？」

她打開車門就要下去，卻被章漢翔拉住，一剎那章漢翔差點衝口問她——楚醫師，妳認得我嗎？

只不過仔細想想又覺得這問法很奇怪，最後章漢翔決定揮開不相干的私人情緒，專注在工作上。

他拉住楚可人的手，沒讓她下車，懇切地說：「楚醫師，還有一幕戲要麻煩妳。」

「不是只客串一場嗎？剛剛說 OK 了。」楚可人指向隱藏攝影機。

章漢翔趕緊解釋，「我們是一個景一個景拍，錄完後再做剪接。楚醫師客串的這一場戲，是從我到急診室拉妳出來到事故現場，然後麻煩楚醫師檢查傷患，接著救護車會出現將受傷的女主角載走。」

「我們現在只拍了楚醫師從醫院出來到坐上車往事故現場，接下來我們得到下一個已經準備好的場地，拍妳被我拉下車子，跑向傷患做檢查的畫面。」

「等一下楚醫師只要跟著我，然後蹲下來，做檢查傷患的動作，救護車會立刻開進現場，才算完整拍完這一場戲。」

楚可人眉頭皺得更深，不以為然地問：「你們這場戲會不會太多餘？而且根本不合理。如果每個人都像你們的戲這樣，出了事就往醫院拉醫師跑，急診室其他患者還要不要活？」

章漢翔先愣了一下，然後笑出聲，這想法完全跟他不謀而合！

劇本說，男配從小愛慕女主角，女主角逃婚路上被摩托車撞到，他正好路過目擊事發經過，下車看到女主角躺在地上不斷流血，不敢移動女主角，才完全失去理智衝回車子，開到附近大醫院拉了醫師來到現場。

他拿到劇本後，覺得這場戲太不合理，導演卻堅持這是要強調男配角對女主角的

情深意重，因為太愛才會失去理智。

他不以為然，繼續跟導演反應說這樣不合理的行為很愚蠢，明明男配角的設定是精明冷酷的霸道總裁，這麼蠢的行為，到底哪裡精明？

導演卻說就是要煽情、愚蠢才有收視率……

面對這種人設蠢沒有極限，劇情蠢沒有上限的劇本，他也只能在心裡暗暗冷笑三聲，反正他的工作是把角色演好。

章漢翔有些無奈地對楚可人說：「拿到劇本的時候，我也覺得這一幕很多餘、不合理，不過導演堅持這幕可以傳達男配角對女主角的強烈感情。」

說完，章漢翔雙手一攤，再次以肢體動作表達他也沒辦法。

楚可人又一次看手錶，蹙眉說：「我這個時間應該在急診室值班。」

「楚醫師不用著急，導演已經事先跟急診室主任確認過，這段時間會有其他醫師代妳班直到妳回急診室。雖然我們拍的戲有點瞎，不過現實生活該注意的細節，導演不會漏掉，會詳細確認我們的拍攝過程不會造成其他人的困擾。」章漢翔仔細說明，安撫楚可人。

「既然這樣，趕快把接下來的拍完。」楚可人淡淡說。

「好，等會兒我直接開到定點，另一組攝錄已經就定位了，楚醫師只要完成我剛說的那些動作就可以，希望我們順利一次過。」章漢翔踩下油門，將車開上路。拐了兩個彎後，他緊急煞車，換上緊張著急的神情，開門下車衝到副駕駛座旁，一把拉開車門，施力將楚可人拽出車子。

「醫師拜託妳！快救救她！」章漢翔邊焦急地說，邊將楚可人拉往倒臥馬路中穿著白色連身裙的女子旁邊。

楚可人十分配合，二話不說蹲下來，神色冷靜將手放到女子的頸動脈上，接著查看對方的瞳孔。

這時救護車鳴笛聲音響起，她眼角掃到救護車往他們這邊開來，卻有一個紅色球狀魔物突然從柏油路鑽出來，往救護車方向竄去。

魔物從救護車的駕駛座擋風玻璃穿進去，然後鑽入駕駛身體裡，救護車頓時加速，引擎聲震耳欲聾，垂直對章漢翔急駛而來。

章漢翔站在離她與女主角約一公尺的位置，按理救護車會在她與女主角旁邊停下來，救護車卻沒有停。

就在章漢翔要被撞上的千鈞一髮之際，楚可人站起來將章漢翔往自己的方向拉了一把，章漢翔沒防備地直接往楚可人身上撞去，而疾駛的救護車來不及停下，輪胎在路面發出刺耳的摩擦聲，偏斜地撞上人行道旁的行道樹。

這下子，真有人需要急救了……

意外撞擊發出巨大聲響，駕駛座司機頭撞上方向盤喇叭，響起一陣刺耳喇叭聲。

楚可人推開撞在她身上的章漢翔，朝人行道快步奔跑過去。

劇組人員被這突如其來的意外，全嚇傻了一瞬，直到楚可人拉開救護車駕駛座的門，看司機撞破了頭，不斷冒出鮮血，拿出手機叫救護車，劇組人員才回神，慌忙跑過來問司機情況。

「等會兒救護車就來，他撞到頭，現在不能移動傷患。」楚可人冷靜地說。因撞擊頭部而短暫昏迷的司機轉醒過來坐直了上半身，神情茫然地問：「發生什麼事？」

剛才從柏油路冒出的紅色球狀魔物從司機心口鑽出來，楚可人眼明手快一把捉住紅色魔物，送出些許能量，魔物便瞬間消亡無蹤。

這一切只有楚可人看得見，一旁幾個劇組人員只當她伸手在司機心口停一會兒是在檢查。

楚可人若無其事地說：「你剛出車禍，頭撞擊到玻璃，又撞到方向盤。你現在感覺怎麼樣？盡量不要亂動，救護車馬上來。」

司機一臉驚慌看著玻璃上撞擊的裂痕，這才感覺額頭很痛，下意識伸手摸了一下。楚可人說：「別碰傷口！」卻來不及伸手阻擋。

司機聽到楚可人的話，便不敢再摸傷口。

一會兒，警車與救護車同時抵達現場，救護人員確認司機狀況後，將司機送上擔架，推進救護車。而警察聽幾位劇組人員敘述當時情況，拖吊車隨後抵達事故現場，一場意外迅速落幕。

章漢翔走過來，對楚可人說：「楚醫師謝謝妳，如果不是剛才妳拉我那一把，可能就是我要上救護車了。」

楚可人想起剛剛拉他一把後，又用力將他推開，不好意思地問：「你沒事吧？」

「沒事，我很好。」章漢翔笑。

「那這場戲是不是算沒拍完？」她完全不想再拍一次。

「剛才導演看畫面，說這樣可以了，事後再剪接，補個救護車鏡頭就好。所以楚醫師算是一鏡到底拍完這幕戲，非常謝謝楚醫師。」

「那好，我回醫院了。」

見楚可人轉身就要走，章漢翔毫不猶豫拉住她，說：「這裡離醫院雖然不遠，但走路也要一、二十分鐘，我送妳回去。」

「你們不用接著拍嗎？」

「不用了，今天就拍到這裡。」

既然有免費的司機，楚可人也沒客氣，直接跟著章漢翔坐上原來的跑車。

這時楚可人起了好奇心，問：「這車，是劇組借來的嗎？」

她知道這輛黑色賓利旗艦 GT 跑車價值不菲，拍一部偶像劇，租借這麼昂貴的跑車應該算是下重本吧？

「車子是我的。」章漢翔說。

楚可人訝異，直率地問：「明星收入都很高嗎？這輛賓利旗艦款 GT 跑車超過兩千萬。」

章漢翔笑了笑，「我不知道別的明星收入如何，不過我的收入不錯。楚醫師也懂車？」

「我只是喜歡看，若要我花大筆錢買名車，我下不了手。兩千萬不只足夠一個平常人安穩過完一輩子，還能做很多其他的事。」楚可人說得非常實際。

「楚醫師若有兩千萬。想做什麼其他的事？環遊世界？」章漢翔好奇詢問。

「環遊世界確實是很多人的夢想，應該都會被排在『假若我有錢會想做什麼』的清單上。但若是我有兩千萬，我沒有什麼特別想做的其他事，我只想繼續當個好醫師，情況允許的話，醫師這個職業我想做一輩子。」楚可人微微笑了笑。

「醫院到了。」

章漢翔停妥車熄火，楚可人毫無繼續閒聊的意思，迫不及待拉開車門。

下車後，她轉身對章漢翔說了句，「謝謝你送我回醫院。」

「楚醫師，我們今天之前其實見過面，妳有印象嗎？」章漢翔雖然這麼問，不過他心裡非常清楚，以當時的情況，楚可人不可能對他有印象，她不太可能認出他。果然楚可人神情茫然，對他搖搖頭說：「對不起，我沒有印象。」

「是嗎？沒關係，楚醫師快去忙吧。找時間，我請楚醫師吃飯，請楚醫師務必答應，我想好好謝謝楚醫師今天的救命之恩。」

楚可人有一瞬遲疑，章漢翔請吃飯的邀約，她並不想答應，但直接拒絕，又似乎顯得不近人情……

最後她決定將章漢翔的邀約當作客套，朝章漢翔輕輕點頭微笑後，沒接受也沒推辭地說：「我去忙了。」

她轉身小跑奔進醫院急診室，章漢翔在車子裡又坐了一會兒，才發動車子離開。

第二章

章漢翔將車子開進一座前庭寬廣有花園泳池的豪華別墅，今天劇組發生的意外事故，已在各家新聞電視台輪番播報，添語宣傳時機的導演陳祺炎，已將最驚險的部分畫面剪輯給前來關心的媒體記者們。

其實這類意外事故，對他們經常上山下海出外景的演員們來說，並不是太稀罕。只要沒造成人命傷亡、重大財物損失，這類小意外其實有加分作用，能上新聞，替新劇打個另類宣傳。

早些時候，章漢翔在手機上看過畫面，事發當下他並沒有太深刻的感覺，然而透過鏡頭，他才知道真的是千鈞一髮，就差短短一秒，很可能他今天非死即傷，而且是嚴重傷殘的那種。

他猜想，現在記者們應該都守在他信義區豪宅外頭。

他的助理在劇組正式收工後，便電話通知他，今天若不想被採訪，最好是到山上別墅住兩天，她會幫忙買一些日常用品送到別墅。

他於是毫不遲疑，決定到別墅避風頭。

章漢翔將車子駛進花園，走進別墅屋內，乾淨寬敞的客廳瞬間亮起暖黃燈光。

他隨意將車鑰匙拋上茶几，整個人懶散地半躺上L型大地色布沙發。

章漢翔其實不是很喜歡回山上別墅，這裡實在有太多回憶了，好的、壞的……

他將一雙修長的腿跨在茶几上頭，放鬆的靠在沙發椅背，閉上眼不到五分鐘，他聽見有人推開別墅大門，腳步聲沉重，不像他那個身高不滿一百六的嬌小助理的腳步聲，

章漢翔懶洋洋地半睜開眼，對於大門邊站著一個身形修長挺拔的英俊男人完全不

意外，若無其事地將眼睛閉上，絲毫沒有想招呼來人的意思。

男人打量了一會兒章漢翔，在玄關處脫下皮鞋走進客廳，在另一張單人沙發上落坐，章漢翔仍是動也不動，閉著眼睛，當對方不存在。

男人低首撫眉，沉默半晌後，用一把好聽的嗓音啟唇嘲弄，「好人不長命，禍害遺千年，這話似乎有些道理。」

他意有所指的話，當然是跟今天的意外有關，他也看了新聞畫面，那一秒之差的驚險若沒閃過，很可能此刻章漢翔已小命不保或重傷命危，哪能像現在完好無缺坐在沙發上，對他視而不見。

章漢翔側頭斜掃單人沙發上的高行哲一眼，涼涼開口，「我是禍害，言下之意好人是誰？我知道你巴不得我早死，今天的新聞畫面，肯定讓你很扼腕！差那一秒你就能稱心如意了，可惜我是壞人，注定禍害千年。我倒是想勸勸自詡為好人的你，不必跋山涉水，浪費時間，只為看我這個禍害死了還是傷了。」

他停頓一下，低低哼一聲，嘲諷意味濃厚的繼續說：「你是不長命的大好人，要好好珍惜人生的有限生命，好人嘛，說不定一個不小心就在山路上掛點。」

偌大客廳安靜一瞬，高行哲站起來，居高臨下俯望隨興半躺在沙發上的章漢翔，轉身走出客廳，進了廚房。

他打開冰箱，毫無意外的，一整年沒幾天有人入住的大房子，冰箱自然是沒有可吃的食物，只有十來瓶進口礦泉水，整齊擺放冷藏層架上。

高行哲望空冰箱眉頭微蹙，關上冰箱後走到儲物櫃前拉開幾扇櫃門檢視，看見有兩包白麵條、三袋泡麵、幾罐肉醬與調味料依序擺放，他拿出來看了一下保存期限後，又輕輕放回去。

檢視過醬油、沙拉油，是全新沒開封的，都在保存期限內，他低低咕噥了一句，「餓不死就好。」

關上櫥櫃門之後，他拿出手機，低頭列出物品清單，用 LINE 傳出訊息。

沒多久對方已讀了，回傳一個 OK 的貼圖。

高行哲望著貼圖，終於露出進屋後的第一個笑容，他將手機收進口袋，又擺出一副冷漠臉色步出廚房。

他回到單人沙發坐下，章漢翔依舊維持原來的姿勢未變。

高行哲冷淡又強勢地開口，「我餓了，你去煮兩包泡麵，我剛看廚房櫃子裡有。」

「你不怕我在麵裡下毒啊！」章漢翔下意識摸摸自己只吃了早餐的肚子，明顯感覺飢餓，然而一想到要幫高行哲下廚，千百個不願意翻湧上來。

高行哲面無表情地說：「屋子長年空著，一包蟑螂老鼠藥都找不到，你想下毒也只能想想。」

「說不定我隨身攜帶。」章漢翔明知這種回嘴，根本是幼稚園等級，卻仍是忍不住，面對他這個同父異母的兄長，理智上他明白上一代恩怨與這一代完全無關，可情感上他對高行哲就是有恨……說恨是太濃烈了一點，說埋怨可能比較貼切。無論憤恨或埋怨，總之他對高行哲全然沒有好感，就像高行哲對他同樣沒有好感。

「高行遠，你很愛在我面前彰顯你的幼稚沒下限。」高行哲嘲弄道，「如果你想

讓我把廚房燒了，再打 119 讓消防隊開進別墅，壓壞你媽的寶貝花園，順帶送你再上一次新聞，我不介意自己去煮泡麵。」

章漢翔——本名高行遠的他憤怒地坐挺了，腦袋突然插播進高行哲十八歲時，炸毀微波爐的慘烈畫面。

為了母親曾經心愛的花園，高行遠咬了咬牙，認了！

他起身瞪高行哲一眼，含著怒氣說：「算你狠！等會兒吃完泡麵，請你快滾。」

高行哲不鹹不淡的回嘴，「這也是我家，憑什麼要我滾？」說完，高行哲拿出手機，壓根不理會弟弟射向他的譴責目光。

高行遠憤憤不平進廚房，煮了三包泡麵，自己盛一碗麵，拿瓶礦泉水走出來，拉開餐桌椅子自顧自的吃麵。

高行哲聽見聲響，也起身進廚房盛麵，再從冰箱拿礦泉水，然後在高行遠對面坐下來，安靜吃麵。

看了高行哲一眼，高行遠冷哼兩聲想，果然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他快速吃完麵，把碗放在餐桌上，說：「我煮麵，你洗碗。」

高行哲望他一眼，不發一語繼續吃。

沒多久，高行哲安靜地將餐桌上的碗筷收進廚房，一併將鍋子湯勺全洗了，走回客廳時見弟弟又癱回沙發上，開口道：「你煮泡麵的技術退步了，今天的泡麵不好吃。」

高行遠忍了忍火氣，叫自己別理他，故意看都不看他一眼，從口袋裡摸出一顆金黃色糖果塞進嘴裡，可沒多久終究忍不住反唇相譏。

「不好吃你也全吃完了。」

「你的粉絲要是知道你到現在還像個幼兒園孩子喜歡吃糖果，應該會幻滅。」高行哲冷笑。

「你到底來幹麼？麵已經煮給你吃了，不餓就趕快滾。」

「我不過是來看看今天差點被救護車撞倒，可能非死即傷的你有沒有被嚇傻。看來你確實受了大驚嚇，泡麵才煮得這麼難吃，你要真的頂不住，去廟裡收收驚。我聽說行天宮師父收驚收得不錯，沒人會笑你的。」高行哲幸災樂禍說。

高行遠翻幾下白眼，根本懶得開口回嘴了。

見他安靜，高行哲又說：「雖然我確實有些扼腕你沒有事，不過看到你飽受驚嚇，也算看了場好戲。既然好戲看完了，難吃的麵也吃完，我也該回去了。」

章漢翔十分冷淡，完全不想挽留地說：「慢走啊！我不送了。」

高行哲猶豫幾秒，輕皺眉頭問：「你這大半年裡遇到的大小車禍好像多得快數不清楚了吧，你確定沒有得罪什麼人？」

高行遠懶洋洋的，望著高行哲不疾不徐說：「除了你，跟你那位終於小三上位成正妻的媽媽，我的存在還能得罪誰？」

高行哲選擇沉默，大步走向玄關，頭也不回走出別墅，臨走前用力關了大門，傳達出他無言的憤怒。

終於清靜了！高行遠輕輕的吐了一口氣。

他起身，幾步走到落地窗前，透過乾淨的玻璃窗望向前院，看高行哲幾個大步走到他黑色保時捷旁，坐了進去。

車子停在那兒兩三分鐘都沒動靜，高行遠猜他大概是在平復高升的怒氣。

真是奇怪，他才是那一個該憤怒的人，不是嗎？他嘲諷地笑。

只不過，他再憤怒還是幫敵軍煮了泡麵……

而坐進車子裡的高行哲望著漂亮花園裡栽植的六棵山櫻花、金錢草、羊齒蕨，還有薔薇……拿起電話打給助理，語氣冷冰冰地說：「把花匠換掉，今年的山櫻花開得稀稀落落，薔薇也沒長好，金錢草、羊齒蕨長得太茂密了。」

聽著他數落花匠的缺失，助理沉默幾秒後回應，「還要兩個禮拜山櫻才會全開。」

車子裡的高行哲壓根聽不進耳，再次丟了一句，「把花匠換掉！」

助理終於回答，「知道了，明天就換。」

得到助理的回覆，高行哲直接結束通話，將車開出別墅前院。

站在落地窗前的高行遠，怔望著緩緩開啟又閉合的鐵門，又吐了一口氣，喃喃自語，「總算走了。」

他今天傍晚進屋前開了花園造景燈，泳池旁的幾盞直立造型燈也一併打開，望著泳池裡那片搖曳晃蕩的藍色水光，讓人輕易就陷入迷離思緒裡。

他在這個游泳池學會游泳，教會他游泳的是他母親……

高行遠不愛傷春悲秋，飛快甩甩頭，目光從游泳池移向更前方的花草草。

今年山櫻花似乎開得不怎麼好，枝椏上的花苞稀稀落落，一叢一叢的薔薇枝葉太繁茂，待花季來了，花恐怕也會開得差強人意，通往屋子小徑兩邊的羊齒蕨太茂密了，小型造景魚池旁的金錢草蔓延得太過雜亂……

想了片刻，高行遠拿手機，撥助理楊玫梅的手機號碼，很快她接起電話。

「老闆，有何交代？」助理的清脆嗓音傳來。

「羊咩咩，今年櫻花開得不太好，小路旁的羊齒蕨好像都沒在修剪，金錢草長得太亂，薔薇花枝葉要修一修，換個花匠吧！」

手機那頭，楊玫梅一陣無言。

沒聽到回應，高行遠以為助理沒聽清，問：「妳聽見了嗎？」

「聽到了，明天就換花匠。」楊玫梅又說：「我東西買差不多了，老闆有沒有特別想買什麼？我順便買好帶過去。」

「妳買了什麼？」

「你說要在別墅待兩天，我買了肋眼牛排、羅宋湯配料、兩瓶紅酒、蘋果、櫻桃、奇異果、雞蛋、吐司、冷凍雞塊、美生菜、雞胸肉、和風沙拉醬，這些應該夠你這兩天吃了。其他的看你還需要什麼？」

「羊咩咩果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助理！不用我事先交代，買的就都是我喜歡的。」楊玫梅在手機那頭心虛笑笑。

「對了，我還要一包黃金糖。」高行遠提醒。

「我已經買了。」楊玫梅迅速回答，那也在 LINE 傳來的必買清單上。

楊玫梅邊講手機邊將推車推往結帳櫃台排隊，結束通話後，輪到楊玫梅結帳，她

從皮包裡掏出某人贈予的無額度上限世界卡附卡。

刷完卡後她有些無奈地想，這兩個真是世上最奇怪的一對兄弟！碰在一起必定處處針鋒相對，可對事情的想法卻又常常詭異地不謀而合，好比花匠這件事……

算了！她不過被某大副執行長請來當為大明星跑腿的小助理，做好自己的事，照顧好出身豪門的大明星老闆，其他豪門恩怨內幕，不在她管轄範圍內！

唉，豪門啊！真的太多內幕了，她的大明星老闆活脫脫就是個豪門內幕受害者。楊玫梅嘆著氣想，提著大包小包，坐上紅色小 mini 往山上別墅出發。

另一邊，從落地窗前走回沙發的高行遠，又癱回原來的姿勢，口中糖果已融化大半，甜膩滋味在他嘴裡擴散。

其實剛才高行哲也不算說得太錯，他今天確實是有些傻，但不是被嚇傻，而是沒料到客串的楚醫師會是半年前救他倖免於難的人。

再次遇到美麗漂亮的救命恩人，確實讓他傻了好半晌。

這是楚醫師第二次救他了，所幸楚醫師不像第一次為了救他而受傷！

半年前那場車禍，高行遠現在回憶起來依然是膽戰心驚。

當時下著大雨，他扮成流浪漢模樣，準備從公園穿過馬路到對面建築物的騎樓下躲雨。

那陣子他接拍一部短劇，演的是經商失敗與人失和而離家的失意流浪漢，為了揣摩流浪漢的心境，他在公園與騎樓睡了兩天。

原本他打算睡一個星期的，沒想到第三天的一場大雨，徹底打亂他的計劃。

過馬路時，他確定交通號誌轉成綠燈才邁出腳步，可斑馬線才走過半，一輛高速行驶的房車突然失速打滑，眼看要朝他撞來，對向也要過馬路的楚醫師竟奮不顧身衝向他，將他往後撞。

打滑失速的房車不偏不倚撞上楚醫師，就在他眼前。

楚醫師被車子撞飛到幾尺之外，她的頭部著地，血在濕漉漉的柏油路上漫開來，同時一旁經過的路人發出高昂尖叫聲。

他整個人也傻住了，因為被楚醫師推撞，跌坐在地上，只能望著在他眼前快速發生的一幕幕景象。

為什麼隔了半年，他到現在還記得她的臉？

因為在等紅燈時，他就注意到楚醫師那張異常漂亮的精緻臉龐，她身材高挑，撐著傘站在雨中，說不上來的好看。

她目光在對面的他身上停留了半晌，眼底沒有絲毫嫌惡，但最叫他驚訝的是，在可能危及自己性命的狀況下，她竟然依舊奮不顧身地朝他奔跑過來，用力推了他一把。

那時的他……在大多數人眼裡不過是個一無所有的流浪漢啊。

即便是到事故現場處理的警察們，也只將他當成目擊者，儘管其他路人指證本來車子是要撞他，員警見他一身流浪漢的打扮，就不以為然，只是草草問他幾句，

就將他當成其他路人目擊者打發了。

後來他讓羊咩咩去警局打聽，警察以保護當事人隱私為由，拒絕透露車禍傷者的任何資訊，他連對方被送到哪家醫院都不知道。

這半年來，他常常回想那天車禍的畫面，很擔心頭部落地重傷的她能不能恢復健康，沒想到居然能親自再遇見她！

他牽掛了她半年之久，今天終於知道她的名字，知道她在大醫院任職，知道原來她是天天忙著拯救人命的外科醫師。

楚可人……確實人如其名，楚楚可人。

章漢翔從口袋裡摸出第二顆金黃色的糖果塞進嘴裡，有點興奮又有些開心地想，不知道忙著救人的楚醫師愛不愛吃糖？

如果她也愛吃糖，那就太好！

如果不喜歡也沒關係，他迫不及待想約楚醫師吃飯、迫不及待想了解她的喜好。不過他也知道自己不能表現得太急，理論上他們今天才第一次見面，一個站在人群裡就是亮點的年輕美麗女醫師，必定追求者眾吧……

想到這兒，高行遠心底莫名不是滋味。

別墅大門再度被開啟，楊玫梅手提大包小包走進屋，沙發上的高行遠見到楊玫梅立刻站起來，臉上堆出討好的笑，快步走向她接過她手裡大小提袋。

他拎著提袋走進廚房，楊玫梅跟在他後面，他將大小提袋放上流理台邊櫃，楊玫梅接著打開冰箱，開始整理買來的生鮮食品。

高行遠站在旁邊，斜靠著流理台，盯著楊玫梅忙碌。

她斜斜瞟他一眼，用充滿了解的語氣問：「說吧！你想我幫你做什麼？」

高行遠亮了一雙眼睛，笑得更燦爛，已結道：「羊咩咩果然是天底下最好的助理啊！善解人意又聰明伶俐。」

楊玫梅忍不住翻了白眼，一邊整理一邊說：「你那些不花錢的甜言蜜語還是拿去哄年幼缺心機的小粉絲吧，別在我身上浪費，省省力氣！直接說重點，你到底要我做什麼？」

「我想拜託妳幫我問楚醫師的電話。」

「楚醫師？喔！你說今天客串的美女醫師。我聽幾個劇組人員討論那位美女醫師，說她漂亮得不輸一線女星。」

「確實很漂亮！」高行遠笑道。

「今天新聞出來後，我聽說已經有幾家經紀公司打電話到劇組，問那位客串女醫師角色的演員是誰？應該是想簽下她。」楊玫梅聲音清亮，向老闆回報聽來的小道消息。

高行遠想也不想，萬分篤定地說：「不可能簽得到她的，她只想當醫師，絕對不可能轉職當演員。」

楊玫梅快手快腳整理完生鮮食物後，再將買來的乾糧、調味料放進櫥櫃裡，最後把一大包黃金糖放到高行遠身旁的流理台上。

「你好像很了解那位美女醫師？喏，你的糖果，這一大包應該夠你吃一個禮拜吧。」

高行遠望了望那一大包糖果，「夠了。今天送楚醫師回醫院時跟她講了幾句話。」

「你怎麼不直接問她手機號碼？」這樣不是比較快？

「我又不是十七八歲的毛頭小子，看見美女就想問人家手機號碼。」

「是該裝一下矜持。」楊玫梅有點嘲笑地說，「好吧，看在你難得對美女動心的分上，我去幫你問美女的手機號碼。」

「我不是對她動心……」高行遠本能地想否認。

「我可不相信你單純只是想感謝她今天的救命之恩。」

高行遠沒轍地吐口氣，索性說：「也不是對她完全沒動心，不過我確實很想好好感謝她。她不只是今天救了我，半年前救我的人也是她。」

楊玫梅瞪大了眼睛，驚嘆道：「有沒有那麼巧啊？你是指你扮流浪漢那次？」

「就是那次，而且真的就那麼巧。」他聳肩說。

「半年前你叫我去打聽，我完全打聽不到救你的人是誰……」驚訝過後，楊玫梅說：「你們真有緣分。」

高行遠用力點了點頭，他們確實很有緣分啊！

楊玫梅又補上一句，「連幫你兩次，我看你是真的要以身相許，才能回報兩次救命大恩了。」

「以身相許嗎？不是不能考慮，畢竟是個大美女。」高行遠說笑。

楊玫梅瞪了他一眼，「還敢說你不動心，明明很想以身相許，對不對？」

他笑笑，沒反駁也沒承認，不再跟助理抬槓，走出廚房。

做事講究效率的楊玫梅，見老闆離開廚房，立刻拿出手機撥打導演的電話，「陳導，我是羊咩咩。」

「羊咩咩呀，什麼事嗎？」

「是這樣，我想問一下今天客串的楚醫師，導演能不能問到她的手機號碼？」

陳祺炎在電話另一頭呵呵低笑，「怎麼？妳家大明星老闆有興趣？妳知道打從新聞畫面播出去之後，我今天接了多少電話嗎？」

「多少？」

「二十三通，全都是來問美女醫師的電話。」

楊玫梅在電話這頭乾笑兩聲，說：「我家老闆想謝謝美女醫師的救命大恩。」

陳祺炎在那頭笑得有些不懷好意，打趣道：「最好是只是想道謝，有這麼單純喔？」

調侃完這句，陳祺炎也沒再多說什麼，爽快說：「我晚點打電話問我叔叔，問到再傳給妳，可以吧？」

「謝謝導演！明天請導演吃宵夜。」楊玫梅趕緊亮出道謝誠意。

「那我不客氣啦！」陳祺炎坦然接受。

「對啦，客串的司機大哥傷得嚴不嚴重？」楊玫梅問。

「額頭撕裂傷縫三針，有輕微腦震盪住院觀察一天，不算嚴重。你家老闆今天到醫院探望過，他沒跟妳說？」

「我還沒來得及問他。」楊玫梅笑答。

「我知道，他急著要妳幫他問美女醫師的電話是吧？」

陳祺炎在那頭的笑聲有些壞壞的，楊玫梅在這頭無言以對。

「妳快去跟妳老闆說，我問到手機號碼就傳給妳。別人問我，我可不會隨便給。」停頓了下，陳祺炎說起正事，「對了，宋齊霖導演有一部新戲想找妳家老闆，妳跟妳老闆提一下吧，可能這兩天就有消息。」

「什麼角色？」楊玫梅問。

「我昨天聽他的意思，是打算想讓妳家老闆演男主角喔。」

楊玫梅有些驚訝，低呼了一聲。

陳祺炎了然低笑，「妳應該有聽說周老的消息吧？」

「有聽人在傳，他好像住院了。」

「不是好像住院，是已經住院，據我這邊得到的消息是，可能就這兩天了。妳家老闆要熬出頭了，人走茶涼，這一行很現實。」

「不知道他當年到底怎麼得罪周老，不然憑妳老闆的條件，早是一線男星了，哪可能一直演男配，不過妳老闆也算厲害，周老擺明要打壓，這些年他還可以闖出一片天。」

「這當然要多謝幾位慧眼識英雄、不畏強權的優秀導演們願意賞飯吃。」楊玫梅討好地說。

「行啦！妳家老闆運氣好，找到妳這個長得漂亮、會說話又會交際應酬的好助理！我們幾個導演三不五時吃妳的宵夜、喝妳送的酒，還有過年過節的禮物，哪裡好意思不記得妳老闆，多多給他機會。總而言之，妳家老闆要走運了。」

「但願如此啊，謝謝導演。明天我們好好吃一頓。」

「要不我把宋導演也約出來？人多比較熱鬧。」

「好啊好啊！謝謝導演。我明天訂好地方，再打電話給導演。」

結束通話後，楊玫梅心想還好她有張無上限世界卡，那些吃吃喝喝、年節禮物全由不願具名的金主買單，她家大明星老闆才懶得應酬複雜的人際關係。